



# 贴近浪漫时代

从贝多芬到理查·施特劳斯

*Approaching Romanticism*

*From Beethoven*

*to Richard Strauss*

贴近浪漫时代  
从贝多芬到理查·施特劳斯

刘雪枫  
著

| 刘雪枫作品系列 |

雪枫虽然向来自称是“音乐爱好者”，但在我眼里，他和我一样，都是音乐家，我们都让更多的人走近音乐。

——谭盾

好友刘雪枫更强调音乐最中心的那个部分——“听”，相信会让更多喜爱音乐的人受益匪浅。

——汤沐海

刘雪枫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桂林 541004

# 序

格非

什么是浪漫？

在有关浪漫或浪漫主义的诸多定义中，诺瓦利斯的那个著名的说法也许值得我们留意——当我给卑贱物一种崇高的意义，给寻常物一副神秘的模样，给已知物以未知物的庄重，给有限物一种无限的表象，我就将它们浪漫化了。

为什么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会起始于落后、闭塞且分裂的德国？

《荣耀与丑闻》一书的作者萨弗兰斯基如此回答道：“它（浪漫主义）允许忍受碎裂之痛苦的个人成为某种整体，微小中的一种全部。即使仅在艺术的短暂时刻和有限领域。在美的享受中，他预先品尝在实际生活和历史世界中尚告阙如的一种丰盈。”

众所周知，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因为在第四乐章加入了合唱，这部作品在一段时期内被普遍认为是无法演出的。1829年，年仅十六岁的瓦格纳通过阅读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的总谱，领略到了那种动人心魄的狂喜和丰盈。

贝多芬虽说是古典主义时期的大师，但他在艺术上的大胆革新，对整个浪漫主义时代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例如，他极大地拓宽和丰富了由海顿和莫扎特开创的交响曲形式，增加了其叙事性和音乐织体的密度感，并强化了主题与和声发展的戏剧化进程。至少，在贝多芬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中，很多音乐家都生活在他那高大的身影之下。

刘雪枫《贴近浪漫时代——从贝多芬到理查·施特劳斯》一书，正是将贝多芬作为一个坚实的基点，来回顾音乐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的。这个关于浪漫主义音乐的出色读本，按照作曲家生年的先后顺序，对整

个浪漫主义时代的音乐作品，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导赏和解析。对其中的贝多芬、肖邦、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和理查·施特劳斯等，作者各用多篇文章，对他们的重要作品做了详尽系统的评述和介绍。而作者对舒伯特、柏辽兹、李斯特、布鲁克纳等作曲家的赏析，也令人耳目一新。即便有些作曲家只是偶尔提及，也会给人留下极深印象。举例来说，作者在述及马勒的第八“千人”交响曲时，特别强调了这个世界与歌德的《浮士德》以及贝多芬“欢乐颂”主题之间的复杂关联，看似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实则包含着对音乐和文化史的洞见。

在与雪枫的交往中，我时常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稍显特别的气质——它来自一个结合了浓郁历史意识与艺术直觉，对事物的神秘以及种种转瞬即逝的美感有着深切体察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或许与浪漫主义心意相通——试图通过文学、艺术，尤其是音乐这个中介，去领悟那不可领悟的世界与生存。

2022年12月7日于北京

# 重听贝多芬

近来听贝多芬的时候虽少，却并未妨碍我逐步实现将其作品收齐的愿望。贝多芬是我的神，也是所有爱乐者和音乐家的神。不论我们是否在听他，他心灵的歌唱和叹息，还有他沉重而坚定的脚步，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心胸回响和激荡。他虽已被天使接引上界，但其精神却在人世间永驻，保护人类的心灵不被污染或损害，为濒于沉沦的灵魂伸出最后的援手，唱最后一首歌。

我们和贝多芬以后的作曲家一样，永远不可能摆脱贝多芬的影响。我们在舒伯特的《第九（伟大）交响曲》中所听到的分明是凤凰涅槃后的再生，英雄不再是古典悲剧式的，而是充满幻想，洁身自好，抱持必胜的信念。他从大自然和爱情中获取力量，而这种力量在贝多芬那里恰恰成了引发痛苦的诱因。我们也听舒曼，他的艺术歌曲《诗人之恋》不像来自舒伯特，倒更似贝多芬《致远方的爱人》的续篇。

贝多芬的交响曲当然还不够像勃拉姆斯那般精致细腻，但谁会否认它是浪漫主义交响曲发展史第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如果说瓦格纳也能从别的作曲家那里获取灵感，那么贝多芬所给予他的就不独是启迪性而更可能是无尽的宝藏。瓦格纳起初对音乐并无太大兴趣，仅仅是因为听到贝多芬的A大调第七交响曲，沉睡的天才被唤醒，他真正意识到音乐比诗和戏剧对人的感召与陶冶更直接，也更强有力。贝多芬的形象在他脑海里与莎士比亚（为什么不是歌德与席勒？）第一次融为一体，他从此结束了在两门艺术形式之间的徘徊，他要同时占有它们！于是贝多芬的音乐精神不仅在半个世纪后复活，而且在伟大的瓦格纳乐剧中重生。

从瓦格纳到贝多芬，这是音乐史上最自然不过的联想。当沃坦的神界因贪欲而崩塌，熊熊烈火红透天际，我的心中响彻的是什麼，正是讴歌人世间欢乐与自由的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瓦格纳终生尊崇这部作品，自从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奠基日起，每年的瓦格纳歌剧会演大幕便在“欢乐颂”的合唱声中开启。

那么作为所谓“瓦格纳派”对立一方的勃拉姆斯没有继承和发展贝多芬吗？他无疑是贝多芬最虔诚的学生，他小心谨慎，将贝多芬的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而把自己的才华隐藏在貌似超脱的不经意中。他忠诚得近乎迂执地守护着乐圣的遗产，拒绝一切改变，甚至不惜背弃自己的本性。他也不可能光大贝多芬的精神，因为他已将其束缚在严格的古典形式里面，所以他的音乐徒有贝多芬式的语汇和概念化的悲剧性，却无论如何不会激发起我们的信心与热情。

尽管布鲁克纳也写下九部结构宏大的交响曲，但这并不说明他的音乐与贝多芬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是他的世界观倒与后者有几分相近，他们在宗教信仰之外，同时亦是泛神论者，崇敬宇宙和大自然，对造物的奇妙怀有发自内心的赞叹与感恩。他们都曾试图与命运抗争，但俱无功而返。世界的伟力并没有使他们自怨自弃，他们在描摹人生的同时，亦颂扬了神灵的功业。

马勒也写了九部交响曲，他用歌德的诗作《浮士德》构建第八交响曲主体部分，本质上是贝多芬“欢乐颂”的延续，但理解它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人类已不再似贝多芬时代那样单纯、那样理想主义，所以即使是歌德，在马勒复杂的织体中，也让我们觉得神秘、晦涩，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喜极而泣。

在漫长的聆听经历中，我虽然有时会暂别贝多芬，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相反我对他的认识却总是在聆听其他作品的同时，得到不断的深化。就在今年一个偶然的时刻，我重新听起了贝多芬，从他的室内乐开始。

我想我已经驶上衰老的车道，这个念头是这样执着，它使我沉浸在贝多芬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中不能自拔。不仅如此，当我在听他壮年时期的充满欢畅愉悦气息的小提琴奏鸣曲时，也不禁觉察到他的倾诉对象绝非似我等凡夫俗子辈。贝多芬将冲突与焦虑通过他的交响曲释放出来，在他的室内乐中只有平静的冥想和深情的眷恋。

贝多芬可曾有过愤怒？在日常生活中他的愤怒随处可见，那是对他所处的与其格格不入的社会。在音乐里，愤怒是一种低级的情绪，通过

歌唱与心中的上帝沟通是我们今天所能做出的比较接近贝多芬实际的理解。贝多芬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听力完全丧失，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使他犹如目盲，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写下他最伟大最富有深度的作品——晚期六首弦乐四重奏和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这是艺术的奇迹还是上帝的奇迹，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获得答案。但是我们毕竟在听。方尖碑后的墓门已经开启，我们在法老的墓道中摸索前行，在这天人交汇之地，没有丝毫的恐惧。如果人类能将超自然的神界想象创造得这样生动与真实，那我们不是更可以珍惜所能得到的一切不论是神或者人给予我们的慷慨馈赠吗？

贝多芬便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神。他非凡的神性连上界的神都妒忌万分，所以它们一旦发现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便给他以致命的一击，他最宝贵的听觉被残酷地剥夺，胸臆充满热情与幻想的人又每每与爱的欢乐失之交臂，“命运就是这样来敲门的”。在与命运的对决抗争中贝多芬无疑是胜利的一方，他所失去的是人类共有的弱点，而得到的却是更多的超人力量。所谓命运的捉弄竟使一个饱受人间苦难的人最终超凡入圣，这不知是神的力量抑或是人类自身的能力使然。

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或《B小调弥撒》一样，贝多芬的音乐尤其是室内乐会使我们的追思永驻。倾听纯粹的声音令我们获得从未有过的安详。像晚年的贝多芬，两耳听不到的仅仅是窗外的尘嚣，心中的音乐却没有一刻停息过歌唱。我们已见过或读过太多的人间苦难，却因此更加热爱生命，因为另一个世界没有悲伤，所以此世的悲伤就更具有咀嚼回味的意义，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刻都值得回味无穷。没有痛苦的比照，欢乐又何所凭依？

从贝多芬的许多音乐中，也同样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不舍深情。可曾注意到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曲调是那样温婉娇柔，妩媚的意态叫人真格儿是拿在手里怕碰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却怎样爱它也不为过。还有那五首大提琴奏鸣曲的宽广舒缓的旋律、成熟男人的浑厚嗓音，每一声都似抚慰着躁动不安的孤独。在贝多芬音乐的温暖怀抱里，人类没有自责，所有的哀怨也抛诸脑后，他们犹如站在复活的基督面前，脸上满是亲历奇迹时的欣悦神情，并偶尔为那似神的巨人表现出来的幽默轻轻笑

出声来。

像十年前或二十年前一样，贝多芬又一次让我积聚了力量，尽管我仍旧感觉心已老，但我的念力却并未有少许衰弱，因为有贝多芬的陪伴，我亦不会再将其无谓地消耗。等到下一个十年之限，当我再一次重听贝多芬时，他一定能够向我道出更多更多的话语，而在今天，却是我压根儿不敢奢望的。

附记：此文写于1996年，那年春天开始为深圳的《万科周刊》写爱乐专栏，开始系统而有计划地聆听音乐，从此陷于终日撰稿及音乐书刊编辑的旋涡。好处是留下了一大堆文字，惠及他人的范围大了。坏处是从此听音乐再也不是轻松的事情了，写出聆听心得与经验便成了此后二十余年的生活常态，不能不说辛苦至极。

# 再一次“重听贝多芬”

现在听音乐的心态越来越不同于从前，似乎有意逃避复杂而趋向简单，却又在所谓“简单”的音乐中动辄沉溺，更难以自拔。比如贝多芬，在差不多二十余年没有系统听过他的交响曲之后，因为阿巴多去世的缘故重新听起他的三套DG录音，竟一下子爱得如醉如痴，特别是他在世纪之交执棒柏林爱乐录制的新版，再次听来，似乎比十几年前初次接触他的“净版”理念更觉心意相投，深感冥冥之中必有天意。正是有阿巴多向“本真主义”致敬之举在我心中先入为主，才使我日后能够为诺灵顿的斯图加特版深深痴迷，享受到爱乐之旅最难以言表的欣悦与幸福。

一旦进入贝多芬的世界，对音乐最赤诚最朴素的爱顿时如春光返照，多半生的聆乐记忆纷至沓来。怎能忘记禁锢年代的托斯卡尼尼的“快转黑胶”？怎不感恩卡拉扬20世纪60年代版的“宝丽金”盒带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地被听到带卡转停？还有瓦尔特的“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在第一时间故意错过，因为实在想不通这位马勒传人怎会去“毒巢”哥伦比亚指挥贝多芬（这个“笑梗”后来陆续在几位乐友身上发生，“哥伦比亚”是唱片公司的名字，用的是新大陆发现者哥伦布的名字，而非以名为国的国家，目前该公司已为Sony所有）？就交响曲全集而言，往昔岁月的惊喜总是不断，伯姆的方正密实、博尔特的从容贵气、克里普斯的温暖流畅、莱布维茨的潇洒锐利、切利比达克的悠远深邃、旺德的稳健张力、马祖尔的通脱率真、科林·戴维斯的气定神闲、克伦佩勒的亲切自然、赛尔的雅致精妙、伯恩斯坦的雄浑狂放……粗粗统计下来，我听过和拥有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应该在五十个以上，它们每一个的初次聆听都可以讲出一个故事，这还不包括不断涌现的属于“年轻人”的新锐录音。

在这么短的文字篇幅里做一个贝多芬交响曲的“梳理”实为痛苦之事，也许以追求实惠的理由稍微反一下主流比较容易讨巧。施密特—伊瑟什泰特指挥贝多芬的Decca套装八张除交响曲之外，尚包含五首钢琴



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艾格蒙特》序曲、《大厦落成》序曲和《莱奥诺拉》第三序曲，钢琴家是巴克豪斯，小提琴家是谢林，乐团是维也纳爱乐和伦敦交响，录音年代在1958—1969年之间，音效相当能够接受。施密特—伊瑟什泰特具有老派德奥大师风范，速度偏于宽缓，音色质朴温暖。具有同样性价比优势的是Philips（现改为Decca商标）“DUE”系列的五套共十张CD，交响曲由马祖尔指挥莱比锡格万德豪斯乐团，同时又补有《大厦落成》《费德里奥》《科利奥兰》《斯蒂芬王》《雅典的废墟》和三首《莱奥诺拉》序曲等。C小调合唱幻想曲的钢琴是布伦德尔，海丁克指挥伦敦爱乐乐团伴奏。20世纪70年代正是模拟录音的好时候，所以尽管属于中价品质，但比起今天的廉价套装仍是优势明显。钢琴协奏曲的版本更不可轻视，如日中天的科瓦切维奇与科林·戴维斯的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几可称为“全集”范本，再配以皇家音乐厅乐团首席克莱伯斯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以及阿劳、谢林、斯塔克小提琴、大提琴与钢琴三重协奏曲，实在是足金足两白送的感觉。如果再多点好奇心，那么贝多芬根据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在这里基本是唯一的录音了，钢琴家和乐团是哪个显然已经不重要了。

在我隆重介绍十年前对诺灵顿与斯图加特广播乐团版的重大发现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听诺灵顿指挥他自己的古乐团——伦敦古典演奏家合奏团真正的“古乐本真”版，录于1986—1988年。20世纪90年代初，我偶尔在一位国外回来的朋友家里听过第七交响曲和《艾格蒙特》序曲，竟被“时代乐器”所造成的音响动态震撼，从此便终日惦记。直到2002年4月在上海大剧院一层的唱片超市以一张正价版CD的价格拿下五张套装。在我以后的旅途中，这套贝多芬一直在“随身听”里陪伴着我，从而使我那年的仲春江南行另添一番奇特滋味。和所有的古乐版贝多芬相比，诺灵顿最无学究气，最讲究力度对比和速度变化。并且他的古乐器音色可以和布吕根媲美，胜过霍格伍德与加迪纳。这种鲜活的、浪漫的，同时又洋溢着时代质朴气息的贝多芬，我只在诺灵顿这里才能听到。再次提示一句，我买它肯定不是因为价格合算，但是因为这种太合算而“不小心”将它收归囊中的朋友，请一百倍地善待它，聆听它。这是你早应该听到的贝多芬的“本真之声”。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最新版本的问世，它们所带来的新鲜感往往为伟大的作品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西蒙·拉特在接掌柏林爱乐乐团之前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无论是音乐会还是发行的唱片都引起乐坛轰动，好评如潮。随后夏伊指挥莱比锡格万德豪斯乐团、蒂勒曼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帕沃·雅尔维指挥不莱梅德意志室内爱乐乐团的版本也多有超越前人之处，大有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的趋势。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前辈大师的影子，所幸他们自己的独特处理印记更是显著，对进一步理解贝多芬提供了重要启迪。

说到前辈大师，有一些单张唱片实在不忍割舍，比如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第二和第七的演奏极为出彩，有异常鲜明的伯恩斯坦烙印。第二是空前的大结构，而且戏剧性强烈，即兴因素也较多；第七的开头节奏轻松随意，洋溢着伯恩斯坦式的喜悦；第二乐章并不缠绵，漠然无奈的步态令人沉思；第三、四乐章热烈无比，是酒神真正的醉意，上佳的录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前“画廊版”在录音上存在薄和干的问题，现在经过重制的版本在录音上改进很大，虽然价格有所提高，但仍有许多必收版本，比如这张伯恩斯坦。我有一种预感，很可能一直卖正价的伯恩斯坦版贝多芬交响曲会以一张张“画廊版”形式重新面世。第三（英雄）交响曲我既不想漏掉克伦佩勒与爱乐乐团的1955年版，也一定要强力推荐瓦尔特与哥伦比亚交响乐团的“抢救”录音。后者在Sony再版时还捎上第八，索性一起列出，毕竟贝多芬交响曲的早期立体声录音，能有这么惊人的效果太万幸了。21世纪伊始，DG公司重新制作发行当年Westminster的传奇录音，虽然由LP转为CD在所谓音乐味上有些许损失，但传奇大师的传奇演绎得以重见天日。在20世纪50年代的录音宝藏中，赫尔曼·舍尔欣无疑是最璀璨的珍宝。他的“英雄”和“田园”在演绎和音效的精彩程度上，远远超过舍尔欣在其他厂牌中本已十分优秀的录音。他的“英雄”像冲决一切的洪流，节拍明朗敏捷，步伐刚健有力，在速度与力度方面都到了极端的程度，但却毋庸置疑，令人由衷信服。舍尔欣的演绎在音乐性上堪与富特文格勒媲美，但整体结构更坚实，气度也更决绝。虽然“田园”也很紧凑完整，但整曲演奏时间在三十四分钟，接受起来还是心有障碍。不过，一部空前绝后的“英雄”演奏仍使这张唱片注定成为爱乐者人人争而得之的宝物。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贴近浪漫时代：从贝多芬到理查施特劳斯》刘雪枫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88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